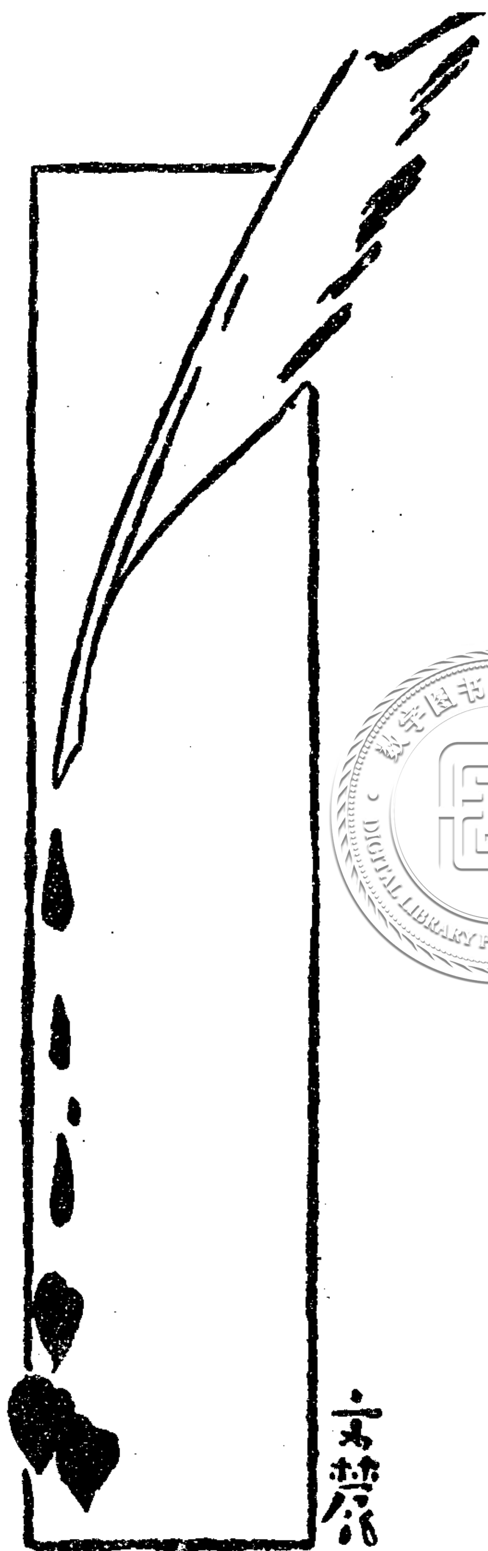


元人曲論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原音韻作詞十法目次

蝸廬



丙　十　定格

定小令格四十首目次



慶東原奇遇　雁兒落德勝令指甲

殿前歡醉歸　慶宣和五柳莊

折桂令金山寺

套數一套

雙調夜行船秋思

任按周氏稱定格四十首，應連合小令套而數言。若十二月堯民歌等帶過之曲，各算一首，小令共三十六首。秋思一套內，連煞七首，除慶宣和，落梅風，撥不斷三調，已見前小令中者外，尚餘四首，合之小令三十六，恰得四十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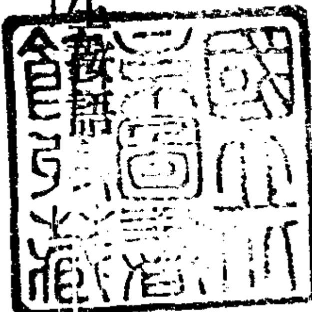
中原音韻作詞十法

元周德清挺齋著

抄坿任中敏先生校語

凡作樂府，古人云：「有文章者謂之樂府。」如無文飾者，謂之俚歌，不可與樂府共論也。又云：「作樂府，切忌有傷於音律。」且如女眞風流體等樂章，皆以女眞人音聲歌之，雖字有舛訛，不傷于音律者，不爲害也。大抵先要明腔，後要識譜，審其音而作之，庶無劣調之失。而知韻，造語，用事，用字之法，名人詞調，可爲式者，並列于後。

任按「有文章」云云，指燕南芝菴論曲語，詳下文第二法「造語构肆語」條中。「作樂府」云云，用意見于古人言論者甚多，未知詞句何屬？作詞十法，細按之，論點僅爲知韻，造語，用事，用字，四項而已。五入作平，六陰陽



，七務頭，九末句，同爲四聲關係，皆可歸四知韻。八對耦，則造語之一也。惟定格評語所論，有關于用意，而在聲韻字句之外者。此十法之大概也。

一、知韻無入聲，止有平上去三聲。

平聲 有陰有陽；入聲作平聲，俱屬陽。

上聲 無陽無陰；入聲作上聲亦然。

去聲 無陰無陽；入聲作去聲亦然。

任按北曲創自金元北人，北人發音無入聲，故韻亦無入聲也。上聲條曰：「無陽無陰。」不曰：「無陰無陽。」文字偶異，無他意。周氏謂祇平有陰陽，上去無之。明王驥德曲律，范善溱中州全韻，清王鵕音韻輯要，則平上去入皆分陰陽。曲律論陰陽，力詆周氏之非。又或謂元時曲家，去上未嘗不分陰陽，特周氏畏難省之耳。竊謂元曲唱法，今已不傳。南曲中，與崑曲之北中，去上間必有陰陽，但終難以衡元時元曲之譜也。周氏精于音律之人，觀

其後文，評論定格四十首，絕無及上去之陰陽者，此又明曰「無陰無陽。」一再言之，似非畏難苟安，含糊囫圇之詞矣。上去之分陰陽，元時北曲不須之，非上去無陰陽也。猶之四聲之有入，北曲不須之。故周氏曰：「無入聲。」非無入聲，亦非周氏不知有入聲也。王氏之說，亦可以休耳，然則元曲去上之不講陰陽，終可以此爲據也！

二．造語

可作　樂府語　經史語　天下通語。

未造其語，先立其意；語意俱高爲上。短章辭旣簡，意欲盡。長篇要腰腹飽滿，首尾相救。造語必俊，用字必熟。太文則迂，不文則俗。文而不文，俗而不俗，要聳觀，又聳聽，格調高，音律好，襯字無，平仄穩。

任按「樂府語」，指文雅之語，詳後文「拘肆語」條。

王氏曲律中有曲禁四十則，經史語其一也，意見恰與相反。愚意經史成語，曲中儘可引用；若經史句法，曲中正無模仿之餘地矣。「辭既簡，意欲盡」，謂辭既簡，意不可又不詳備周至。「盡」，不必謂一洩無餘也。「腰腹飽滿」，卽喬吉鳳頭豬肚豹尾之說。「首尾相救」，卽王驥德上下引帶之說。

「文而不文，俗而不俗」，是曲之天然現象。蓋詞經解放而爲曲，原以俗爲主。惟曲爲合樂之韻文，曲調句法有定，純粹語體，勢難處處合調，雖有襯字辦法，終不足以救濟，有非雜以文言不可者也。以俗爲主，而需文爲輔，於是不文不俗之現象，一定而不可移易矣！「太文則迂，不文則俗」，似猶非探源之論。

不可作

俗語　蠻語　謔語　嗑語

任按俗語謔語二禁，徵之元人之作，或周氏己作，皆不合也，不必禁也。下文有构肆語一則，此處俗語更可省。蠻語指豪而粗，粗而蠢者。嗑語指嘮叨瑣屑之語。

市語，方語，各處鄉談也。

任按周氏主張作天下通語，而不主張作市語，方語。王氏曲禁中亦有方言，他方人不曉一條。雖與元曲情形，多所不合，而用意至正且當。蓋語本亟應入曲，但所入爲天下通語，則天下盡通，後世易曉。若爲市語方語，雖便捷一時，稱快一地，要無以明於天下後世也。今玩元曲每著當時方言，不能盡解，爲之掃興，其利害可知矣。或謂元曲當行，全賴乎此。且見今人以元曲方言入曲，謂不如此，不足以入元曲之寶，竊謂此說不免固蔽矣。蓋曲之所以爲曲，在以語易文平添親切曉暢，疏落俊爽之趣耳。元人之所以爲元人，在雄深浩邁，激越浩蕩，何專恃於當時一隅方言歟？今人爲曲，入今時方言

，方是善學元人。若亦以掇拾元語爲貴；而他無所有；是得筌而忘魚也，其終不能入元人之寶也，

書生語　書之紙上，詳解方曉，歌則莫知所云。

任按書生語，指典重晦澀之言，卽曲禁中之太文語與太晦語兩禁也。作經史語不善，卽是書生語矣。曲禁中書生語，指時文氣息，蓋別一意。

讖誚語　諷刺，古有之，不可直述，託一景，託一物，可也。

任按讖誚語，指措辭刻薄，局度褊狹之語。曲中託景物以諷刺者，如明王磐之閙元宵燈詞、詠喇叭小令等，最爲顯著。以上三則原文解釋之詞。元明刊本皆作注文，雙行小字，茲作大字與下文一律。

全句語　短章樂府，務頭上不可多用全句，還是自立一家言語爲上。全句語者，惟傳奇中務頭上，用此法耳。

任按全句語，指引用成語，而幾鈔全句，不加剪裁者也。務頭之說詳後，

构肆語　不必要上紙，但只要好聽。俗語謔語市語皆可。前輩云：「街市小令，唱尖新茜意，成文章曰樂府。」是也。樂府小令兩途，樂府語可入小令，小令語不可入樂府。

任按「要上紙，」即上文「要聳觀」之說。「前輩云」以下，見燕南芝菴論曲。原文曰：「成文章曰樂府，有尾聲名套數，時行小令喚葉兒，套數當有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似（原文以下衍「套數」二字。）街市小令，唱尖，新倩意。」俱見陽春白雪，輟耕錄及太和正音譜。茜意，倩意，音同應作一解，而二者必有一錯字，但俱不可解。揣句意，或謂祇取歌唱尖新，而詞意庸劣不顧也。构肆即句欄之意。不必定指倡家，要為遊戲娛樂之場。构肆語，构肆中通行之曲語也。

張打油語　吉安龍泉縣水淦米倉，有于志能號無心者，欲縣官利塞其口，作水仙子示人，自謂得意。末句云：「早難道水

米無交。「觀其全集，自名之曰樂府，悉皆此類。士大夫評之曰：「此乃張打油乞化出門語也，敢曰樂府？」」作者當以爲戒。

任按曲詞既容語體，取材又極廣漠，便易流于淺陋粗鄙，頗有此戒。學者乃應知以意趣爲重，避去許多邪魔惡道矣。

雙聲疊韻語　如「故國觀光君未歸」是也。夫樂府貴在音律瀏亮，何乃反入艱難之鄉？此體不可無，亦不可專意作而歌之但可枸肆中白念耳。

任按「故國觀光君未歸。」是當時曲中語，嫌其雙聲疊韻字而疊用讀之難弱也。尤甚者：如元梨園黑老五粉蝶兒套，全集中州韻而成。「從柬隴風勁松呼，聽叮嚀定睛睜覷，望蒼茫壙廣黃蘆。」云云，見詞林摘艷丙集，蓋俳體而又惡道者矣。

六字三韻語　前輩周公攝政傳奇太平令云：「口來，豁開，兩腮，」「西廂記廝耶么篇云「忽聽一聲猛驚，」「本宮，始終，不同，」韻脚俱用平聲。若雜一上聲，更屬第二著，皆于務頭上使。近有折桂令，皆二字一韻，不分務頭，亦不喝采，全淳則已；若不淳，則句句急口令矣，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殊不知前輩止於全篇中務頭上使，以別精粗，如衆星中顯一月之孤明也，可與識者道。

任按鄭光祖有輔成正周公攝政雜劇，見古今雜劇三十種內，一折太平末令原句云：「將口來豁開，至兩腮。」王實甫西廂記首本第三折廝郎兒么篇，原文云「忽聽一聲猛驚，原來是撲刺刺宿鳥飛騰，」二本第四折原文云：「與本宮，始終，不同。又不是清夜聞鐘，又不是黃鶴醉翁，又不是泣麟悲鳳。」輟耕錄載虞集于宴席上開歌兒唱一句兩韻之折桂令，「博山銅，細裊香風」

云云，愛其新奇。時席上適談三國蜀漢事，乃賦折桂令云：「懲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渡，南瀘長驅。西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乘除，問汝何如笑賦歸歟？」皆二字一韻也。

語病　如達不著主母機，有答之曰：「燒公鴨亦可」似此之類，切忌。

任按曲詞不僅觀賞文字，吟玩紙上而已。且需離空文字，肚音喉際，聽拍歌中，故有時不免此忌也。明王磐滿庭芳小令有「毛詩中誰道鼠無牙」句，王驥德謂使村人聽之，將以爲「茅廁中，」特爲改作「笑詩人浪說鼠輸牙，」亦是此意。

語澀　句生硬而平仄不好

任按詞中有時澀不算壞，曲獨忌之。平仄不好，在王氏曲禁中，有五則：一，上上或去去疊用，上去須間用也。二，上去去上倒用，宜上去抑去上，毋

倒之也。三，疊用三入聲。四，一聲四用，則不論平上去入，不得疊用四字也。五，韻脚以入代平，不可免，而必不許多也。曲禁中，蹇澀不順溜，沾脣不脫口，拗嗓平仄不順三則，亦是此意。

語粗　無細膩俊美之言。

任按粗語，即上文蠻語之次者耳。曲禁中亦有粗鄙不細膩一則。

語嫩　謂其言太弱，既庸且腐，又不切當，鄙猥小家而無大氣像也。

任按弱，庸腐，不切，鄙猥，應分作四層看。弱是初作難免者；餘弊皆在意不僅在語矣。曲禁中亦有陳腐不新采，蹈襲舊曲語意兩則。

三。用事

明事隱使；隱事明使。

任按曲律論用事，亦云：「明事暗使，隱事顯使。」又曰：「有一等事用在句中，令人不覺，如禪家所謂撮鹽水中，飲水乃知鹹味，方是妙手。」此可

作明事隱使一層說法。又曰：「務使唱去，人人都曉，不須解說。」此可作隱事明使一層說法。看去人人都曉者，唱去未必人人都曉，此處當著重唱去二字。韻文至曲，所以重用白話，大大解放者，無非爲一唱字，與人人都曉一事耳。

四。用字

切不可用

生硬字，太文字，太俗字。

任按字句一例，此三種猶之上文澀語，書生語，俗語也。

襯墊字　套數中可摘爲樂府者能幾？每調多則無十二三句，每句七字而止，却用襯字加倍，則刺眼矣。倘有人作出協音俊語無此節病，我不及矣。緊戒勿言，忘亂板行。塞鴻秋末句本七字，有云：「今日箇病懨懨剛寫下兩箇想思字，」却十

四字矣。此何等句法，而又托名於時賢，沒與遭此諸謗，無爲雪寃者，已辨於序。

任按元明諸刻本，「襯蓺死字」三字，與「套數中」云云：皆一貫而下，中間並無空格。「套數中」云云亦不另行，于是文義晦不得解。改作此式，與上文第二造語之行款一律，意較明顯。

「蓺」即「墊，」襯墊字，後來省稱襯字。

套數中摘爲樂府，即摘出套數中精警之調，別爲小令，而拋却其餘也。此處「樂府，」專指成文章之小令而言。

「妄亂板行，」即妄災梨棗之意。「緊戒」云云：語氣未順，王驥德譏周氏「韻中略疏數語，輒已文理不通。」（曲律二論韻）即因此等處歟？塞鴻秋詞，太平樂府以爲貫石雲酸齋代人作。原詞二首，此其一。「戰西風幾點賓鴻至，感起我南朝千古傷心事，展花箋欲寫幾句知心事，空教我停霜毫半晌

無才思。往常得與時，一掃無瑕疵；今日箇病懨懨剛寫下兩箇相思字。」周有氏嫌其多襯，吾人讀之，正賞其俊爽風流，機趣無限，且覺上文傾瀉而至，不得不作十四字者。

「沒與，」猶言無端。中原音韻周氏自序有云：「有板行，（此處板行，猶言坊本。）逢雙不對，襯字尤多，文律俱謬，而指時賢作者。」

周氏此篇，可謂專為小令（即所謂樂府是。）而作，故力戒用襯。至非小令時，襯實難免。且北曲死腔活板，板視襯字多寡以定，雖襯無妨。即所謂死腔者，亦每因襯字多寡有異，因得死而不死，愈增美聽。至元代作家，慣以襯字多而還能顯才者，益不知凡幾矣。惟曲律謂「細調板緩，多用二三字尚不妨，緊調板急，若用多字，便躲閃不迭。」自是實情，故襯字要不宜多也。

五．入聲作平聲施於句中，不可不謹，皆不能正其音。

任按：「正」字應誤。若為「亂」字則義曉，或「皆不能」上脫「否則」二字。

澤國江山入戰圖。第一「澤」字，無害。
紅白花開烟雨中。第二「白」字。
任按第一句說明無害，此下皆有害者。
瘦馬獨行眞可哀。第三「獨」。字若施于仄仄平平仄仄平之句則可，施于他調皆不可。
任按原文作「仄仄平平仄仄平平」衍一「平」字。
人生七十古來稀。第四「十」字。
點溪荷葉疊青錢。第五「疊」字。
劉項元來不讀書。第六「讀」字。
鳳凰不共鷄爭食。第七「食」字。
任按此爲入作平施于句尾而有害者。有害云者，亂其句中平仄之常軌也。紅白句，本應平仄平平平仄平。「白」作平，則成平平平平平仄平，五平相連，所以爲害矣。餘類此。

六．陰陽

用陰字法　點絳唇，首句，韻脚必用陰字。試以「天地玄黃」爲句歌之，則歌黃字爲荒字，非也，若以「宇宙洪荒」爲句，協矣。蓋荒字屬陰，黃字屬陽也。

任按點絳唇句法，四七四五，同詩餘。如董西廂云：「百媚鶯鶯，見人無語窗低首，淚盈山袖，兩葉眉兒皺。」「鶯」字屬陰，甚協。

用陽字法　寄生草末句七字，內第五字必用陽字。以「歸來飽飯黃昏後」歌之，協矣。若以「昏黃後」歌之，則歌「昏」字爲「渾」字，非也，蓋「黃」字屬陽，「昏」字屬陰也。

任按寄生草句法，見後文定格中。

此處標題爲陰陽，而所論僅爲平聲之陰陽，餘三聲不及焉。詞源論音律而及陰陽者，舉惜花春起早之「鎖窗深」句，「深」不協改爲「幽」，「幽」不協

，改爲「明，」然後乃協。是亦僅及平聲而已，他不及也。大概往昔音律，陰陽僅僅及平而爲聲祇有五，不如後世之有七有八，宋元兩代，固相同也。

七．務頭

要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可施俊語于其上。後註于定格內。

任按務頭之說，周氏創之，後人皆沿襲其意，而實不知其究竟。惟王驥德曲律首釋之曰，「凡曲遇揭起其音，而宛轉其調，如俗之所謂做腔處，每調或一句，或二三句，或二三字，即是務頭。」李漁閑情偶寄繼釋之曰：「凡一曲中，最易動聽之處，是爲務頭。」蓋初則純爲音調（曲律）中事，非文字中事也。又曰：「是調中最緊要字句。」又曰：「古人凡遇務頭，輒施俊語，或古人成語一句其上。否則詆爲不分務頭，非曲所貴。」元甯王權號涵虛子，有務頭集韻三卷，全摘古人好語以輯成者，惜已不傳。蓋繼則由音調中事，浸假而爲文字中事矣。「可施俊語其上」者音調之美與文字之美必合湊

合，而相得益彰，勿使參差，兩俱減色也。長洲吳瞿安先生顧曲麈談中於此事論列甚詳，摘錄如后。

「務頭者，曲中平上去三音聯串之處也。如七字句則第三第四第五之三字，不可用同一之音。大抵陽去與陰上相連，陰上與陽平相連，或陰去與陽上相連，陽上與陰平相連，亦可。每一曲中必須有三音相連之一二語，或二音（或去上或去平或上平看牌名以定之）相連之一二語，此卽爲務頭處。」

「周氏謂要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者，蓋塡詞家宜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也。換言之，謂當先自定以某句某字爲務頭，而爲之定去上析陰陽也。」

據此，凡曲譜中指明去上，去平，上平，去上平等，不可移易者，卽是該曲音調美聽之處，卽是務頭所在。塡詞者，必遵守之。且詞意宜精警拔卓，至少亦必力全文義，萬勿因拘牽陰陽四聲，而遂文理不順，反令聲文兩事，成一妍媸錯配情形也。

八．對耦

逢雙必對，自然之理，人皆知之。

任按曲律曰：「凡曲遇有對偶處，得對，方見整齊，方見富麗。」曲中襯點倘飽滿，形容需盡致，氣當盛，語貴諧，則對偶排比多矣。

扇面對

調笑令第四句對第六句　第五句對第七句

任按調笑令，一名含笑花，越調曲。北詞廣正譜載散曲爲式云：「得寬，且盤桓。袖着手誰彈貢禹冠。興亡盡入漁樵斷。（第四）把將軍索書休翫。（第五）春秋漫將王霸纂。（第六）請先生史筆休攙。（第七）」正是四對六，五對七也。

駐馬聽起四句是也。

任按駐馬聽乃雙調曲，如李好古散套云：「小小亭軒，燕子來時簾未捲。深

深庭院，杜鵑啼處月空圓。金釵撥盡玉爐煙；香塵漬滿琵琶面。誰共言。何時枕臥黃金釧。」起四句一對三，二對四。

重疊對

鬼三臺第一句對第二句。第四句對第五句。第一第二第三句，却對第四第五第六是也。

任按鬼三台，中呂調，越調皆有之。中呂調鬼三台，三字一句，共十四句。此指越調之鬼三台也。一名三台印，體例不一。周氏作套「中，有鬼三台，句法與此正合。茲依其對式錄之。

兩家局（襯）安營地，施謀智，似（襯）挑軍對壘。

等破綻，用心機，色兒似（襯）飛沙走石。

漢高皇對敵楚項藉。那兩個（襯）地割鴻溝。

諸葛亮要擒司馬懿。這兩個（襯）兵屯渭水。

救尾對

紅繡鞋第四句，第五句，第六句，爲三對。

任按紅繡鞋見後定格中隱士一首，但對法不合。如張可久尋眞云：「白草磯頭獨釣，青衣孺子相招，尋眞不怕路迢迢，閑雲迷洞口。殘雪老牆腰，夕陽紅樹杪。」對仗工整，可以爲例。

寨兒令第九句，第十句，第十一句，爲三對。

任按寨兒令亦見下文定格中漁夫一首，而對法亦不合。此調大抵九十兩句相對而末句總承也。張可久小令云：「你見麼？我愁他，青門幾年不種瓜。世味嚼蠟，塵世團沙，聚散樹頭鴉！自休官清煞陶家，爲調羹俗了梅花，飲一盃金谷酒。分七椀玉川茶。紫。不強如坐三日縣官衙。」末三句剔去襯字。正扇相對也。

對耦名目，以太和正音譜所載最詳。有兩句對，三句對，如救尾對。）四句對，隔句對，（如扇面對。）疊對，（如周氏鬼三台，實是三層疊對。）兩

韻對（兩句既對且叶。）隔調對（同謂兩首並列者，同位置之句相對。）等。又曰：「當對不對謂之草率。不當對而對謂之矯強。對句須要字字的確。斤兩相稱方好。上句工，當下句工，一句好，一句不好，謂之偏枯，須棄了另尋。借對，得天成妙語，方好。不然，反見才窘，不可用也。」諸說皆足補周氏所未備。

九・末句

詩頭曲尾是也。如得好句，其句意盡可爲末句。前輩已有「某調末句是平煞，某調末句是上煞，某調末句是去煞。」照依後項用之。夫平仄者，平者平聲，仄者上去聲也。後云「上」者，必要上。「去」者，必要去。「上去」者，必要上去。「去上」者，必要去上。「仄仄」者，上去，去上，上上，去去，若得迴避，尤妙。若是造句且熟，亦無害。

任按曲尾最要緊。因音調較美，大抵是務頭所在，故文字必緊，平仄必嚴也。特定式如此，而作者徒求便于下筆，每不依從，不獨後人然，元人且然矣。要不應藉口于彼，而忽茲定格。

去上去平屬第二著。切不可上平。

慶宣和。

任按此下所列各調，如是于後文定格中，而平仄又相合者，著「〇。」如平仄不盡相合者，著「、。」讀者可前後比勘也。

仄平平

仄兒。　漢東山。

任按「雁兒，」原書作「雁兒落。」雁兒落煞處，大抵爲平平仄，恰與此反。而雁兒煞音，則與此合。故原書當衍一「落」字也。

平去平平去上屬第二著。

山坡羊，四塊玉。

仄仄平平

折桂令。水仙子，殿前歡，喬木查。普天樂。

平平去上

醉太平。

仄仄仄平平

金盞兒。賀新郎。喜春來。滿庭芳。小桃紅。寨兒令，小梁州。賞花時。

平平上去平仄平平去平亦可

呆古朵。牧羊關。德勝令。

仄平平去平

喬牌兒。

上平平去平

凭闌人。

仄平平去上

紅繡鞋。　黃鍾尾。

仄仄平平去上醉扶歸第二著。

醉扶歸。　迎仙客。　朝天子。　快活三。　四換頭。　慶東原。　笑和尚，　白鶴子。　堯民歌。　碧玉簫。　端正好。　步步嬌。

仄仄仄平平

新水令。　胡十八。

平平去平上

越調尾。　離亭宴。　歇指鴛鴦煞。

平平仄仄平平

天淨沙。 醉中天。 調笑令。 風入松。 啊神急。

平平仄仄平平去

落梅風。 上小樓。 夜行船。 撥不斷。 賣花聲。

仄平平仄平平去

太平令。

平仄仄平平去上去平屬第二著。

村裏迓鼓。 醉高歌。 梧葉兒。 沉醉東風。 願成雙。

金蕉葉。

平平仄仄平平

賺煞尾聲。 採茶歌。

平平仄平平去平

攪箏琶。

平去仄平去上

江兒水。

平平仄仄平平去上聲屬第二著。

寄生草。 塞鴻秋。 駐馬聽。

仄仄平平去平上

正宮中呂雙調尾聲

任按以上共列末句平仄之式二十二種，舉調六十七首，其中見于後文定格者三十八調，合者二十九調，不盡合者九調。

十、定格四十首

仙呂

寄生草

長醉後方何礙？不醒時有甚思？糟醃兩箇功名字；醅渰千古興亡事！麴埋萬丈虹蜺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盡說陶潛是。

評曰：命意，造語，下字俱好。最是「陶」字屬陽，協音，若以「淵明」字，則「淵」字唱作「元」字。蓋「淵」字屬陰，「有甚」二字上去聲，「盡說」二字去上聲，更妙。「虹蜺志，」「陶潛是，」務頭也。

任按堯山堂外紀載此詞爲白樸撰。句法爲六六，七七七，七七，共七句，五韻。諸譜所載難據，因皆未參考此首而定格式也。「方何礙」猶「方無礙，」首句微拗。餘極雄放。

醉中天

疑是楊妃在，怎脫馬嵬災！曾與明皇捧硯來，美臉風流殺！

叵奈揮毫李白，覷著嬌態，灑松煙點破桃腮！

評曰：體詠最難，音律調暢。「捧硯，」「點破，」俱是上去聲，妙。第四句，末句，是務頭。

任按堯山堂外紀亦載此爲白樸撰。句法五五，七五，六四四。共七句，七韻。「殺」韻作去，「白」韻作上。

醉扶歸 禿指甲。

十指如枯筍，和袖捧金樽，搊殺銀箏字不眞，揉癢天生鈍；縱有相思淚痕，索把拳頭搵。

評曰：「筍」字若得去聲字，好。「字不」二字，去上聲，便不及前詞音律。餘無玼。第四句，末句，是務頭。

任按堯山堂外紀。載此詞屬關漢卿撰。句法五五，七五，六五。共六句。六韻。

雁兒

你有出世超凡神仙分，一抹條，九陽巾。君，敢做箇眞人！

評曰：此調極罕，伯牙琴也。妙在君字陰。

任按此詞作者未詳。句法七，三三，一三。共五句，四韻。一名醉雁兒。

一半兒春粧

自將楊柳品題人，笑撚草枝比較春，輸與海棠三四分，再偸勻，一半兒胭脂，一半兒粉。

評曰：一樣八首，臨川陳克明所作俊詞也。此調作者雖衆，音律猶先。

任按此調句法爲七七，七，三九。共五句，五韻，與詞事憶王孫同，惟末句多兩個「兒」字，且必作「一半」云云，是本闋之格之下，譜中多認「兒」字作襯，失却調名根本矣。此爲仄韻煞者，另有平煞一條。

此作八首，周氏屬陳克明，（陳元末明初人。明初十六家詞人中。陳氏其一也。）而太平樂府屬查德卿，未知孰是！

金盞兒岳陽樓

據胡牀，對瀟湘，黃鶴送酒仙人唱，主人無量醉何妨！若捲簾邀皓月，勝開宴出紅粧，但一尊留墨客，是兩處夢黃粱！

評曰：此是岳陽樓頭摺中詞也。妙在七字「黃鶴送酒仙人唱，」俊語也。况「酒」字上聲，以轉其音，務頭在其上。有不識文義，以送為齎送之義，言黃鶴豈能送酒乎，」一改為對舞。不知黃鶴事仙人，用榴皮畫鶴一隻，以報酒家，客飲撫掌，則所畫黃鶴，舞以送酒。初無雙鶴，豈能對舞？且失飲酒之意。送者，吳姬壓酒之謂。甚矣，俗士不

可醫也！

任按此調句法爲三三，七七，五五，五五。共八句，六韻。「鶴」字作平。「摺中詞」猶手卷中詞也。旣謂有仙人唱，則鶴亦仙鶴，有何不可送酒。周氏必能送酒爲侑觴，亦覺可笑。而又以太白詩之壓酒，亦同侑觴之宜，益悠謬矣！

中呂

迎仙客登樓

雕簷紅日低，畫棟綵雲飛，十二玉闌天外倚；望中原，思故國，感慨傷悲，一片鄉心碎！

評曰：妙在「倚」字上聲起音。一篇之中，唱此一字。況務頭在其上。「原。」「思，」字屬，陰「感慨」上去，尤妙。迎仙客累百，無此調也。美哉德輝之才，名不虛傳

。

任按迎仙客，諸譜未收此一體，句法五五七，三三四，五。共七句，六韻。德輝爲鄭光祖字。光祖平陽襄陵人，以儒學補杭州路吏，爲人方直，不妄交，卒于西湖。所作樂府，聲溢閨閣。伶輩稱鄭老先生，皆知爲光祖也。見錄鬼簿。有雜劇十九種。傳者王粲登樓，倩女離魂，周公攝政三種而已。

朝天子　廬山

早霞晚霞，粧點廬山畫，仙翁何處鍊丹砂？一縷白雲下，客去齋餘，人來茶罷。歎浮生指落花，漢家，漢家，做了漁樵話！

任按此調句法，爲二二五，七五，四四五，二二五。共十一句，十韻。此調堯山堂外紀謂周氏已作，王驥德曲律但謂爲元人之作。按下一首紅繡鞋爲張可久作，而與此首，共一評語，爲四十首定格中所僅見者，疑皆張氏之作也

。倘出諸周氏，則評語中爲自詡知音傑作，周氏縱妄，似乎終不至此矣。

紅繡鞋隱士

歎孔子嘗聞俎豆，羨嚴陵不事王侯，百尺雲帆洞庭秋。醉呼元亮酒，懶上仲宣樓，功名不掛口。

評曰：二詞對偶，音律，語句，平仄，俱好。前詞務頭在「人」字。後詞妙在「口」字上聲，務頭在其上。知音傑作也。

任按紅綉鞋，一名珠履曲，句法七七，七，三三，五。共六句，六韻。

此首據張小山北曲聯樂府爲張可久撰。

普天樂別友

浙江秋，吳山夜，愁隨潮去，恨與山疊。鴻雁來，芙蓉謝，冷雨青燈讀書舍。怕離別，可早離別？今朝去也，明朝去也

留戀些些！

評曰：妙在芙字屬陽，取務頭。造語，音律，對偶，平仄皆好。看他用「疊」字與「別」字，俱是入聲作平聲字，下得妥帖，可敬。「冷雨」二字，「去上」爲上，「平上，」「上上，」「上去，」次之，「去去」屬下著。「讀書舍」方是別友也。又第八句是務頭。「也」字上聲妙。

任按此詞詞林摘豔作無名氏小令。普天樂句法三三四四，三三七，七，四四四。共十一句，八韻。

嘉春來 春思

閑花醞釀蜂兒蜜，細雨調和燕子泥，綠窗覺來遲，誰喚起，簾外曉鶯啼？

評曰：「調」字「遲」字，俱屬陽，妙。「蜜」字去聲好

，切不可上聲。但要「喚」字去聲，「起」字平，上，皆可。

任按此詞，太平樂府載作胡祗遹（紫山）撰。喜春來一名陽春曲，句法七七七三五。共五句，五韻。

滿庭芳春晚

知音到此，舞雩點也，修禊羲之，海棠春已無多事，雨洗胭脂，誰感慨蘭亭古紙？自沉吟桃扇新詞，急管催銀字，哀絃玉指，忙過賞花時。

評曰：此一詞取其平仄，庶幾。若「此」字是平聲，屬第二著。喜「羲」字屬陰，妙。可惜第四第五句上下失粘。妙在「紙」字上聲起音，「扇」字去聲取務頭。若是「紙」字平聲，屬第二著。「扇」字上聲，止可作折桂令中一

多了「急管」二字，不成調。得一意結之，方好。吁，今天樂府，難而又難，爲格之詞，不多見也。

任按此首據張小山北曲聯樂府爲張可久作。句法四四四，七四，七七，三四三六，十句，九韻。與詞調滿庭芳不同。第四第五兩句，歷驗元人之作平仄皆係如此，（第五句兩字可平。）周氏謂上下失枯，未明何意。

銀字，樂器名，管笛之屬。

十二月堯民歌 別情

自別後遙山隱隱，更那堪遠水粼粼，見楊柳飛綿滾滾，對桃花醉臉醺醺，透內閣香風陣陣，掩重門暮雨紛紛！怕黃昏忽地又黃昏，不銷魂怎地不銷魂？新啼痕壓舊啼痕，斷腸人憶斷腸人！今春，香肌瘦幾分，摟帶寬三寸！

評曰：對偶，音律，平仄，語句皆妙。務頭在後詞起句。

任按此詞作者未詳。北曲中，凡在同一宮調內，音律可以銜接者，兩調三調，連合而作一調，謂之某調帶過某調，或謂之某調兼某調，此其例也。十二月句法四四四四，七七。共六句，五韻。堯民歌句法七七，七七，二五五。共七句，七韻。

四邊靜 西廂

今宵歡慶，軟弱鶯鶯可曾慣經？款款輕輕，燈下交鴛頸，端詳著可憎，好殺無乾淨！

評曰：務頭在第二句及尾。「可曾，」俊語也。

任按此詞乃元人詠西廂事小令。北詞廣正譜指作王實甫撰，西廂記中詞，非也事四邊靜句法為四七，四五，四五。共六句，六韻。「可憎，」是反辭，可愛之果也。「無乾淨，」猶俗謂「不得了」也。

醉高歌 感懷

十年燕市歌聲，幾點吳霜鬢影，西風吹老鱸魚興，晚節桑榆暮景！

評曰：妙在「點」「節」二字上聲起音。務頭在第二句及尾。

任按此首據太平樂府爲姚燧撰。醉高歌，一名最高樓，句法六六，七六。共四句，四韻。末句，依第九法所舉平仄，應七字。

南呂

四塊玉

買笑金，纏頭錦，得遇知音可人心；怕逢狂客天生沁，紐死鶴，劈碎琴，不害磣。

評曰：「纏」字屬陽妙。對偶音調俱好，詞也可宗。務頭在第二句及尾。

任按此詞據中原音韻序，首二句原作「彩扇歌，青樓飲。」因音律未諧，西域人瑣非復初改如此文。句法三三，七七，三三三。共七句，六韻。

「沁」在此處，有令人厭惡之意。「不害磣」猶不可惜。磣，上聲。

罵玉郎　感皇恩　採茶歌得書

長江有盡思無盡，空目斷楚天雲。人來得紙眞實信，親手開，在意讀，從頭認。　織錦回文，帶草連眞，意誠實，心想念，話懃懇，佳期未准，愁黛長顰，怨青春，捱白晝，怕黃昏。　敍寒溫，問緣因，斷腸人憶斷腸人；錦字香粘新淚粉，彩箋紅漬舊啼痕！

評曰：音律，對偶，平仄，俱好。妙在「長」字屬陽。「紙」一字上聲起首。務頭在上，及感皇恩起句，至斷腸句上。

任按此詞據太平樂府，乃鍾嗣成撰。罵玉郎，一名瑤華令。句法七五，七三

三三三。共六句，四韻。感皇恩句法四四，三三三，四四，三三三。共十句，六韻。與詞調不同。採茶歌，一名楚江秋，句法三三七，七七，共五句，五韻。

「務頭在上，」謂在「紙」字上也。「至斷腸句上，」「至」字當是「與」字之訛，謂織錦回文句，與斷腸人句，亦皆務頭也。

正宮

醉太平 感懷

人皆嫌命窮，誰不見錢親？水晶丸入麪糊盆。纔粘拈便滾，文章糊了盛錢囤，門庭改做迷魂陣，清廉貶入睡餛飩，葫蘆提倒穩。

評曰：「窮」字若平，屬第二著，平仄好。務頭在三對，末句收之。

任按此詞據張小山北曲聯樂府爲張可久撰。醉太平與詞調異，句法四四，七四，七七七，四。共八句，八韻。

「荷蘆提，」猶「糊塗些。」

塞鴻秋春怨

腕冰消鬆却黃金釧，粉脂殘淡了芙蓉面，紫霜毫蘸濕端溪硯，斷腸詞寫在桃花扇。風輕柳絮天，月冷梨花院，恨鴛鴦不鎖黃金殿！

評曰：音律瀏亮，貴在「却」「濕」二字上聲，音從上轉取務頭也。韻脚若用上聲，屬下著。切不可以傳奇中全句比之。若得「天」字屬陽，更妙。「在」字上聲，尤佳。

任按此詞作者未詳。塞鴻秋句法七七七七，五五，七，共七句，七韻。

「傳奇」卽指「雜劇。」「全句」恐是「全套」之訛。

商調

山坡羊 春睡

雲鬆羅髻。香溫鴛被，掩春閨一覺傷春睡。柳花飛，小瓊姬，一片聲雪下呈祥瑞，把團圓夢兒生喚起。誰，不做美，呸！却是你。

評曰：意度，平仄俱好，止欠對耳。務頭在第七句至尾。

任按此首，據張小山北曲聯樂府，乃張可久作。山坡羊本中呂調曲，借入商調，一名蘇武持節，句法四四一，三三七，七一三，一三，共十一句，十一韻中原音韻原文句作「香溫鴛鴦被，」多一「鴦」字，此從北曲聯樂府刪去。

「止欠對耳，」指四五兩句。

梧葉兒　別情

別離易，相見難，何處鎖雕鞍？春將去，人未還，這其間，殃及殺愁眉淚眼。

評曰：如此方是樂府。音如破竹，語盡意盡，冠絕諸詞。妙在「這其間」三字，承上接下，了無瑕疵。「殃及殺」三字，俊哉語也。有言六句俱對，非調也，殊不知第六句止用三字，歌至此，音促急，欲過聲以聽末句，不可加也。兼三字是務頭。字有顯對展才之調。「眼」字上聲，猶妙。平聲屬第二著。

任按此詞據堯山堂外紀，爲關漢卿作。梧葉兒，一名知秋令。又名碧梧秋。句法三三五，三三，三七，共七句，五韻。評語內『有言六句俱對……字有顯對展才之調』數句，意晦不明，且有錯字

。擬改正如下，意較顯豁。然周氏原意是否如此，尚未可必也。「有謂第六句「這其間」下，宜加一句作對，與一二兩句，四五兩句，共成三對六句。不知如此則非本調矣。本調第六句止用三字，歌至此，音促急，卽欲過聲，以唱末句。其間絲毫不容延緩，何可再加別句乎。況「這其間」三字，又是務頭，若於其下，繼加別句，將或損其音美矣。作詞祇當斂才就調，豈有顯對展才，而妄改原調之理哉。」」

越調

天淨沙 秋思

枯籐老樹昏雅，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評曰：前三對，更瘦馬二字去上，極妙，秋思之祖也。

任按蕘山堂外紀載此首馬致遠作。句法六六，六，四六。共五句，五韻。

「人家，」間有選本作「平沙」者，似較佳。因前三句祇在設境，未說及人。有「人家」字樣，意將混爲兼及人事，與下文「人在天涯」之「人」且複矣。甚且將疑惑斷腸之人，卽在「人家」中也。

小桃紅　情

斷腸人寄斷腸詞，詞寫心間事，事到頭來不由自，自尋思；思量往日眞誠志，志誠是有，有情誰似！似俺那人兒！

評曰：頂眞妙，且音律諧和。

任按此詞作者未詳，小桃紅一名武陵春。句法七五，七，三七，四四五。共八句，七韻。

元人口才遊戲，有所謂頂眞續麻，拆白道字者。此頂眞之一種也，一稱聯珠格，喬吉嘗效之，見樂府羣玉。

凭闌人　章台行

花陣贏輸隨鏝生，桃扇炎涼逐世情，雙郎空藏瓶，小卿一塊冰。

評曰：陣有贏輸，扇有炎涼，俊語也，妙在「小」字上聲，務頭在上。「鏝」「世」二字去聲，皆妙。

任按此詞作者未詳。凭闌人句法七七，五五，共四句，四韻。「藏」字應仄。鏝，錢鈔也。宋小說演雙漸欲娶名妓蘇卿，而爲茶商馮魁所奪，元曲多詠其事，並常用雙漸爲情場失意之例。

寨兒令 漁夫

烟艇閑，雨簑乾，漁翁醉醒江上還。啼鳥關關，流水潺潺，樂似富春山。數聲柔櫓江灣，一鉤香餌波寒，回頭觀兔魄，失憶放魚竿，看流下蓼花灘。

評曰：緊要在「兔魄」二字，去上取音。且「看」字屬陰

，妙。「還」字平聲，好。若上聲，紐，屬下下著。

任按太平樂府，載此詞爲查德卿撰，「失憶」作「失意，」較是。寨兒令，一名柳營曲。句法三三七，四四五，六六，五五，一五，除一字句是格外，共十一句，十韻。

雙調

沈醉東風 漁夫

黃蘆岸白蘋渡口，綠楊隄紅蓼灘頭。雖無刎頸交，却有忘機友。點秋江白鷺沙鷗，傲殺人間萬戶侯，不識字煙波釣叟。

評曰：妙在「楊」字屬陽，以起其音，取務頭。「殺」字上聲，以轉其音。至下「戶」字去聲，以承其音。緊在此一句，承上接下，末句收之。「刎頸」二字，若得上去聲，尤妙。「萬」字若得上聲，更好。

任按此詞，堯山堂外紀載。作白樸撰。沉醉東風句法，七七，三三，七，七七。共七句，六韻。

落梅風 切鱠

金刀利，錦鯉肥，更那堪玉葱纖細，若得醋來風韻美，試嘗著這生滋味。

評曰：第三句承上二句，第四句承上三句，生末句。緊要「美」字上聲爲妙，以起其音，切不可平聲。「錦鯉」二字，若得上去聲，尤妙。

任按陽春白雪載此詞爲李壽卿撰。落梅風，一名壽陽曲，句法三三七，七七共五句，五韻。

撥不斷 隱居

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

正補墻頭缺，竹籬茅舍。

評曰：務頭在三對，急以尾收之。

任按此乃馬致遠雙調夜行船秋思套中一調，復見于下文。撥不斷，一名續斷絃，句法三三，七七，四。共六句，六韻。末句依第九法所舉平仄，應七字。但元人作，大抵四字也。

水仙子 夜雨

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落燈花棊未收；嘆新豐逆旅淹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憂，都到心頭！

評曰：賦者甚多，但第二句第五字第六字，及「棊未」二字，幷「二老」二字，但得「上去」爲上，「平去」次之，「平上」一下下著。惜哉此詞，語好而平仄不稱也。

任按此詞據太平樂府爲徐再思作，水仙子句法爲七七七，六七，五五四，共八句七韻。

慶東原奇遇

參旗動，斗柄挪，爲多情攬下風流禍；眉攢翠娥，裙拖絳羅，襪冷凌波，耽驚怕萬千般，得受用些兒箇。

評曰：「冷」字上聲，妙，務頭在上。轉急以對收。「斗柄」二字上去妙。落梅風得此二句平仄，尤妙。

任按此詞作者未詳。慶東原句法三三七，四四四，五五。共八句，六韻。

雁兒落德勝令指甲摘

宜將鬬草尋，宜把花枝浸，宜將繡線勻，宜把金針紝宜操七絃琴，宜結兩同心，宜託腮邊玉，宜圈鞋上金，難禁，得一掐通身沁。知音，治相思十箇針。

評曰：俊詞也。平仄，對偶，音律，皆妙。務頭在德勝令起句。頭字要屬陽。及在中一對後，必要扇面對方好。

任按題目旁註一「摘」字，謂此詞是從套曲中摘出者，原來並非小令也。惟此詞究竟摘自何套，自來未詳。

雁兒落，一名平沙落雁。句法五五五五，共五句，五韻。德勝令，「德」一作「得，」一名凱歌回。一名陣陣嬴。句法五五，五五，二五，二五，共八句，七韻。

評中「頭字要屬陽，」謂雁兒落首句首字要屬陽。玆爲「宜」字正宜也。「中一對」指「宜託」之一對「中一對後」指「難禁」以下四句，謂當作扇面對也。「及在」二字，未知于意何屬，或是衍文。

殿前歡 醉歸

醉歸來，入門下馬笑盈腮，笙歌接至朱簾外；夜宴重開，十

年前一秀才，黃虀菜，打熬做文章伯，江湖氣慨，風月情懷。

評曰：妙在「馬」字上聲，「笑」字去聲，「一」字上聲，「秀」字去聲。歌至「才」字，音促，「黃」字急接，且要陽字好。「氣慨」二字，若得去上，尤妙。三對者非也，自有三對之調。「伯」字若得去聲，尤妙，

任按此詞據殘元本陽春白雪。爲馬九皋作。殿前歡一名小婦孩兒。一名鳳將雛，一名燕引雛。句法三七，七四，五三五，四四。共八句，九韻。評中三對者非也，一謂有人將「黃虀菜」句。亦改作五字句。或六字句。與上下兩句，聯成三對，殊非殿前歡之調也。

慶宣和五柳莊

五柳莊前陶令宅，大似彭澤，無限黃花有誰栽？去來，去來

。

評曰：妙在「彭」字屬陽。僅二十二字。愈字少愈難作，竝字絕句法也。佳詞，與雁兒同意。

任按此詞作者未詳。慶宣和句法七四，七三，共五句，五韻。結處必作疊句。此平煞必為去平，去平。亦有作仄煞者。「陶令宅」之「宅」字作平。

賣花聲 香茶

細研片腦梅花粉，新剝真珠豆蔻仁，依方修合鳳團春；醉魂清爽，舌尖香嫩，這孩兒那些風韻！

評曰：俊詞也，務頭在對起及尾。

任按太平樂府載此詞為喬吉作。賣花聲，一名昇平樂，本中呂曲。句法七七七，四四七，共六句，五韻。

清江引 九日

蕭蕭五株門外柳，屈指重陽又；霜清紫蟹肥，露冷黃花瘦，白見不來琴當酒。

評曰：「柳」「酒」二字，上聲，極是，切不可作平聲。曾有人用「拍拍滿懷都是春，」語固俊矣，然歌爲「都是蠢，」甚遭譏誚。若用之于攪箏琶，以四字承之，有何不可。第三句切不可作仄仄平平，屬下著。

任按此詞作者未詳。淸江引，一名江兒水。句法七五，五五，七，共五句，四韻。攪箏琶，亦雙調曲，句字不拘，可以增損。普通句法爲三五，四四，三三四，二七四。周氏謂「拍拍滿懷都是春」七字，可用作此調末句之上一句，而以末句四字承之，正合也。查第九法所列末句定式中，謂平平仄平平去平是攪箏琶末句式，實則並非此調之末句式乃末句之上一句式耳。如此疏略之處，第九法中，見不一見學者應用時，宜一一按實，謬則正之也。

折桂令金山寺

長江浩浩西來，水面雲山，山上樓臺，山水相連，樓臺上下，天地安排。詩句就雲山失色，酒杯寬天地忘懷，醉眼睜開，回首蓬萊，一半雲遮，一半烟埋！

評曰：此詞稱賞者衆，妙在「色」字上聲，以起其音。平聲便屬第二著。平聲若是陽字，僅可，若是陰字，愈無用矣。歌者每歌「天地安排，」爲「天巧安排，」「失色」字爲「用色，」取其便於音而好唱也。故此平仄，極是。然前引「雲山」「天地，」後說「雲山失色，」「天地忘懷。」若此，則損其意，失其對矣。「安排」上「天地」二字。若得去上爲上，上去次之，餘無用矣。蓋務頭在上。「失色」字若得去上爲上，餘者風斯下矣。若全句是平

平上上，歌者不能改矣。嗚呼，前輩尚有此失，後學可不究乎？

任按陽春白雪載此詞爲趙天錫撰。折桂令之別名甚多，秋風第一枝，天香引，蟾宮曲，步蟾宮，折桂回皆是。句法可以增損，此爲六四四，四四四，七七，四四，四四，共十一句，九韻。

「雲山失色」之「色」字作上。

「天地安排。」評語中謂歌者每改爲「天巧安排，」而陽春白雪則作「天與安排。」「與，」「巧，」皆上聲，所以作「與」者，當亦因便于唱也。「失色，」評語謂有改作「用色」者。按「用色」二字費解。陽春白雪作「雲山動色」「用」字應是「動」字之訛也。

套數

雙調夜行船秋思

百歲光陰如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來，今朝花謝。

急罰盞夜筵燈滅！

任按夜行船句法七七，四四七，共五句，四韻。「急罰盞」促快飲也。「夜筵燈滅，」謂筵上之燈終須滅而筵終須散開。全句乃行樂須及時之意耳。

喬木查

秦宮漢闕，做衰草牛羊野，不恁漁樵無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

任按喬木查，一名銀漢扶槎。句法四五，七，五四，共五句，四韻。此首說帝王。

慶宣和

投至狐蹤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晉耶？

任按慶宣和句法已見前，「投至，」猶「及至」也。此首說輔佐帝王之豪傑。

落梅風

天教富，不待奢，無多時好天良夜，看錢奴硬將心似鐵，空辜負錦堂風月！

任按落梅風，句法已見前。「方待，」猶「不怕」也。前兩首說貴，此首說富。

風入松

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曉來清鏡添白雪，上牀和鞋履相別，莫笑鳩巢計拙，葫蘆提一就粧呆！

任按風入松與詩餘同。句法七五，七七，六六。共六句，四韻。（斜，車，別，呆，）以上皆歎世人，此首忽說到自己。此首說自己之變世。

撥不斷

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頭缺，竹籬茅舍。

任按此首說自己之行藏。詞已見前。

離亭宴煞指雙鴛鴦煞尾聲

蛩吟一覺纔寧貼，雞鳴萬事無休歇。爭名利何年是徹，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穰穰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人生有限杯，幾個登高節？囑付俺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

任按此首前半歎世人，後半說自己作結。離亭宴帶歇指煞，即將離亭宴五句拆開，作爲上二下三兩段，（七七，六五五。）而中間將歇指煞通首插入也。歇指煞十二句，實爲四三三三，三三，同樣六句之兩截，聯合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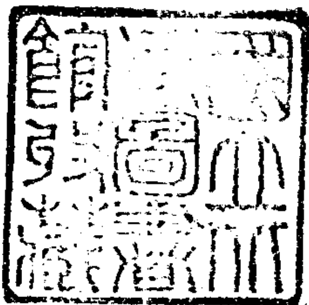
註調名曰，「指雙鴛鴦殺尾聲。」想當時鴛鴦煞之句法，必爲四三三三，三三，既以同樣之兩截合成者，故曰「雙」也。全百共十七句，十韻。（貼，歇，徹，血，社，些，葉，節，者也）

評曰：此詞乃東籬馬致遠先生所作也。此方是樂府。不重韻，無襯字，韻險，語俊。諺曰百中無一，余曰萬中無一。看他用「蝶，」「穴，」「傑，」「別，」「竭，」「絕」字，是入聲作平聲。「闕，」「說，」「鐵，」「雪，」「拙，」「缺，」「貼，」「歇，」「徹，」「血，」「節」字，是入聲作上聲。「滅，」「月，」「葉，」是入聲作去聲。無一字不妥，後輩學去。

任按周氏謂此詞無襯字，不盡然也。

馬致遠號東籬，大都人。任江浙行省務官。有雜劇十六種，流傳者七種，漢

宮秋，薦福碑，岳陽樓，青衫淚，黃粱夢之第一折，五種，見元曲選。陳摶高臥，任瘋子二種，見元曲選，亦見古今雜劇三十種。與關漢卿，白樸，郭老祖，並以雜劇名。



新文化書社（出版）新式標點的舊小說

書名	裝訂及定價
紅樓夢	精裝三冊大洋四元二角　洋裝六冊大洋二元八角
三國演義	精裝二冊大洋二元八角　洋裝四冊大洋二元二角
水滸	精裝二冊大洋二元五角　洋裝四冊大洋二元
西遊記	精裝二冊大洋三元二角　洋裝四冊大洋二元五角
女仙外史	精裝二冊大洋三元二角　洋裝四冊大洋二元四角
七俠五義	精裝一冊大洋一元六角　洋裝二冊大洋一元三角
小五義	精裝一冊大洋一元六角　洋裝一冊大洋一元三角
聊齋志異	精裝二冊大洋一元八角　洋裝四冊大洋一元八角
花月痕	洋裝二冊大洋一元二角
夜譚隨錄	洋裝一冊定價八角
諧鐸	洋裝一冊定價五角
儒林外史	精裝一冊大洋一元八角　洋裝二冊大洋一元三角
今古奇觀	精裝二冊大洋一元　洋裝二冊大洋九角
後水滸	精裝二冊大洋三元　洋裝四冊大洋二元四角
蕩寇志	精裝二冊大洋三元　洋裝四冊大洋二元四角
精忠岳傳	精裝三冊大洋二元五角　洋裝四冊大洋一元八角
燕山外史	洋裝一冊大洋七角
鏡花緣	精裝二冊大洋二元四角　洋裝四冊大洋一元六角
列國演義	精裝二冊大洋三元四角　洋裝六冊大洋二元六角
琵琶記	洋裝一冊定價九角
桃花扇	洋裝一冊定價八角
牡丹亭	洋裝一冊定價九角
長生殿	洋裝一冊定價七角
燕子箋	精裝一冊定價一元　洋裝二冊定價七角
當爐豔	洋裝一冊定價三角五分
西廂記	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二度梅	洋裝一冊定價五角

新文化書社(出版)的新式標點文學書

老子新註　洋裝一册定價三角
古文辭類纂　精裝三册定價五元　洋裝六册定價三元六角
經史百家簡編　洋裝一册定價六角
曾文正公詩文集　洋裝二册定價一元
曾文正公六種　精裝二册定價二元八角　洋裝六册定價二元
曾文正公家書　洋裝二册定價一元
曾文正公日記　洋裝一册定價四角
鄭板橋集　洋裝一册定價四角
徐霞客遊記　洋裝四册定價二元
老殘遊記　洋裝一册定價五角
浮生六記　洋裝一册定價三角

秋水軒尺牘　洋裝一册定價九角
小倉山房尺牘　洋裝二册定價一元
兪曲園尺牘　洋裝二册定價四角
兩般秋雨盦　精裝一册定價一元四角　洋裝二册定價一元
蘇黃尺牘　洋裝一册定價六角
王充論衡　洋裝二册定價一元二角
戴南山集　洋裝二册定價一元二角
文心雕龍　洋裝一册定價八角
閱微草堂筆記　洋裝三册定價一元五角
斷腸詩詞　洋裝一册定價六角

新文化書社出版的

三大教科書

高等小學及中學校適用

白話信大全

嚴慎予著　實價四角

這部書不但要使讀者可以明瞭寫信的方法更攙入現代的思想和學術使讀者在不知不覺中得益不少

白話文做法

戴渭清　呂雲彪　陸友白　合著　實價四角

此書內含白話文意義條件變遷類用辭用法句法構造修辭句讀符號以及白話詩做法白話文與言語學國音字母文言文標準語之解釋說得透切明瞭一閱便知

白話短篇寫實小說

張九如著　實價二角五分

此書曾由著者在江蘇省立第四第九兩師範附屬小學試用幾次兒童總是愛不肯釋比教一般故事童話興味好得數倍教授小學學生的教師們請試一下便知端的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出版

全書一册定價大洋三角

新式標點

元人曲論

標點者　何銘

發行人　樊景華

印刷者　新文化書社

分發行　各省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新化文書社

#52
[illegible]